



《送你一块小桃酥》后
金里都市宠爱新作

金里
著

天才少女导演
VS
拒绝吃药的总裁

...

鹿枕，心间好



鹿呦呦从来没
见过这么好看的男人

顾盼升：

“听说过我有病的传闻吗？
那不是传闻，是真的。”

天哪，她才不想“鹿入虎口”呢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鹿枕间好心



金里
/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鹿枕心间好 / 金里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9.6
ISBN 978-7-5594-3772-3

I . ①鹿… II . ①金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102227 号

鹿枕心间好

金里 著

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

特约编辑 黄 欢 栗 子

装帧设计 李 娟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 9.5

字 数 270 千字

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,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94-3772-3

定 价 38.60 元



○ 目录

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c | 第一章 广岛之恋 /001 |
| o | 第二章 卡罗尔 /017 |
| n | 第三章 剪刀手爱德华 /037 |
| r | 第四章 霸王别姬 /054 |
| b | 第五章 情书 /070 |
| n | 第六章 梦回还 /088 |
| r | 第七章 狼少年 /101 |
| s | 第八章 萤火之森 /116 |
| t | 第九章 遇见你之前 /132 |
| s | 第十章 小城之春 /147 |



○
目
录



-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C | 第十一章 蓝宇 /165 |
| O | 第十二章 我的少女时代 /184 |
| N | 第十三章 他是龙 /202 |
| T | 第十四章 爱乐之城 /220 |
| E | 第十五章 洛丽塔 /237 |
| I | 第十六章 哈尔的移动城堡 /253 |
| N | 第十七章 怦然心动 /271 |
| T | 第十八章 千与千寻 /286 |
| S | 第十九章 后记 /292 |



第一章

广岛之恋

时钟指向“1”，此刻已经凌晨，寂静的夜幕上悬着稀疏的星。

鹿呦呦睡得极不安稳。她从梦里醒来，慢慢地睁开眼睛，黑暗中看到窗外稀疏的星星，每一颗都孤立无助，就像现在的自己。

这一刻，鹿呦呦才想起来，自从被顾盼升带到这栋别墅后，她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里。

顾盼升在家时，会给鹿呦呦一定的自由，甚至允许她上网。但当他离开时，他总会把她关在卧室里。

鹿呦呦在这栋别墅里待了整整三个月，从一开始的恐惧与不甘，到现在的麻木和无奈。

顾盼升是个很有绅士风度的变态，用四个字来形容，就是“衣冠禽兽”。

他把鹿呦呦关起来，却从不强迫她做任何事。只要她不肯松口，他就绝对不会对她动真格的，只是一整夜都安静地抱着她睡觉。

顾盼升的手很好看，骨节分明，手指修长白皙，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。

鹿呦呦第一次见到顾盼升，就被他那双手深深地吸引了。她喜欢看着他在文件上签字，修长白皙的手指握着黑色的签字笔，在纸上留下一串漂亮的签名；她更喜欢看他端着黑瓷质地的咖啡杯，绝妙的色差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。

后来，顾盼升会用这双手在鹿呦呦双腕上留下一个漂亮又结实的蝴蝶结……

鹿呦呦靠着床头坐起来，夜已深，她醒来后却难以再度入眠。她神色清明地看着窗外的夜空，等着顾盼升回来。

这次顾盼升走得有些久，已经三天没有回来了。晚餐时，丁姨说他今晚会回来，这让鹿呦呦害怕得睡不安稳。

鹿呦呦看着床头柜上的小钟表，眼睁睁地看着表盘上的分针，兢兢业业地从“12”走到了“6”。

一点三十分，鹿呦呦听到了锁舌滑动的声音。她不由得屏住呼吸，向卧室门的方向望去。

清冷的月光透过窗子和薄纱质地的窗帘，在门口投下了一道不甚明朗的月辉。

金色的锁头微微转动了九十度，红木质地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。

一个穿着西装的英俊男人，迎着月辉走进房间里。

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，鹿呦呦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，双手控制不住地将被子往身上卷，将自己裹成一个巨大的球。

男人有一张十分英俊的脸，眉峰凌而不厉，眼窝深陷，鼻梁高挺，殷红色的唇染上一层清冷的月辉，明明生了一双漂亮的桃花眼，却总是神色微凉，他神情冷淡，眉宇间弥漫着一股矜贵而禁欲的气息。

只有鹿呦呦才知道，这个人经常在夜里，用正经的表情，贴在她耳边轻轻地她说着一些过分的话，让她在情动时气得哭出来。

顾盼升走到床边，轻车熟路地从被子里捉到了女孩柔软的手腕。白皙修长的手指缠着女孩的手腕，细腻的皮肤下是滚动着汩汩鲜血的脉搏，似乎还能感受到女孩越来越快的心跳。

“呦呦，你想我了吗？”

顾盼升伸出手，轻轻地揉捻着鹿呦呦白皙的耳垂，熏着酒气的声音低沉富有磁性，就像交响乐中最深沉优雅的大提琴音。

鹿呦呦没说话，默默地垂下了眼帘，任由顾盼升对自己做这些亲昵的动作，不敢有任何地反抗。

“你看看我，好不好？”顾盼升捏着鹿呦呦的手腕，修长的手指一下一下地蹭着她腕上的皮肤，语气中带了一丝恳求的意味。

鹿呦呦捏紧了床单，心跳声大得如雷鸣般。她知道顾盼升最喜欢自己的眼睛。鹿呦呦有一双很好看的眼睛，顾盼升曾说，她就像清晨林间无辜又纯真的小鹿一样，只要被她轻轻地看一眼，他就觉得胸腔里仿佛烧起了一把火。

鹿呦呦慢慢地抬头，圆润的眼眸中氤氲着一层薄而清澈的水光，在月色的浸染下，闪着细碎而微弱的光亮。

鹿呦呦怯生生的视线落在顾盼升的脸上，她清楚地看到坐在床边的顾盼升神色一沉，幽暗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一丝危险的光，像狼一样。

三个月以来，那些如梦魇般纠缠她的记忆，在顾盼升这个危险而沉郁的目光下，突然全数浮现在她眼前。

鹿呦呦突然感到鼻尖发酸，眼眸中的水汽越聚越多，她浓密纤长的睫毛受不住眼泪的聚集，轻轻地眨了一下，滚烫的泪珠就落下来了。

“你哭起来的样子真好看。”

顾盼升小心翼翼地捧着鹿呦呦的脸颊，然后将一个温热的吻落在了

她的眼睫上。她黑色的睫毛根根分明，浓密卷翘，上面还沾着零星的泪珠，有一种被肆虐后的破碎美感。

第一次见到鹿呦呦时，顾盼升就被她不经意间的回眸一笑弄得牵肠挂肚。

从此以后，顾盼升恨不得将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捧到鹿呦呦面前，只是希望看到她那双如小鹿一样的眼睛里泛出盈盈的笑意。

后来，顾盼升不小心把鹿呦呦弄哭了，看到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里含着泪，眼尾哭得微微发红，他才知道她哭的样子更让自己心动不已。

鹿呦呦没敢动，她不停地颤抖，害怕地闭上了眼睛。

男人顺着她的睫毛又吻了过去，然后沿着眼尾的浅红细细密密地吻着她，他骨节分明的大手搂住了她纤瘦的腰。

鹿呦呦感受到顾盼升身上浓烈的酒气，他似乎醉得不轻。龙舌兰的味道辛辣而幽香，从他那些细碎的吻中融入她的鼻息。

“呦呦，可以吗？”顾盼升贴在她的耳边，用最温柔的声音询问她。

鹿呦呦每一次都会拒绝，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。她哭着摇头，却不敢从顾盼升的怀里挣脱。

从前，只要鹿呦呦不同意，顾盼升就不会真枪实弹地对她做什么。但是这一次，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在她耳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可是我已经不想再忍了，醉了的人根本没有自控力。”顾盼升说完，随着他的呼吸，鹿呦呦闻到了更加浓烈的酒味。他今天真的喝了好多，连声音里都漾着醉酒后的暗哑。

听到这句话，鹿呦呦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她是一个成年人，怎么可能不知道顾盼升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。

感受到怀中鹿呦呦微颤的身躯，顾盼升放开她，然后打开床头柜，从里面拿出了一柄花纹精致而复杂的大马士革刀，并将它塞到她绵软的手心里。

“不想让我得手的话，你就动手吧。”顾盼升神色平静，似乎只是在问鹿呦呦明早想吃些什么。

鹿呦呦看着顾盼升的眼睛，突然回想起他们初遇时的场景。

时间退回一年半以前的夏天。

北京的五月末已经很热了，夏日的蝉鸣吵得人心烦气躁。鹿呦呦穿着半袖和短裤，拿着一个小小的隐形眼镜盒，在大学门口等人。几分钟后，她的手机响了，一接通电话，就听到手机的另一端传来顾灵耶元气满满的声音。

“呦呦，我到门口啦，你来了吗？啊，我看到你了！”

顾灵耶是鹿呦呦的室友兼闺蜜，平时无论是去上课还是去食堂，她们两人都是形影不离。

这次，顾灵耶被老师借给了其他系帮忙，好像是给哪个名人老板拍杂志硬照。因为她戴着眼镜框不方便，所以特意让鹿呦呦来送隐形眼镜。

听到顾灵耶的话，鹿呦呦下意识地转身。她刚一回头，就看到顾灵耶站在一辆价值不菲的超跑旁边，跳着朝她挥手。鹿呦呦微微一笑，然后看到顾灵耶朝她跑了过来。

“哥，你等我一下喔。”临走时顾灵耶对坐在驾驶位上的男人说了一句，就朝鹿呦呦跑过去。男人骨节分明的手搭在方向盘上，清冷的桃花眼微眯，透过挡风玻璃盯着不远处的女孩。

午时的阳光十分刺目，鹿呦呦的眼睛被迫眯了起来，即便这样，刚刚的回眸一笑，她依然美得令人炫目。夏日里滚烫的风吹过她的长发，略微卷曲的发梢在风中摇曳。

身处上流阶层，顾盼升见过的漂亮脸蛋绝不在少数，但鹿呦呦这种眉梢眼角都透出一种吸引力的美人，他还是第一次遇见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她眉宇间有一团尚未长开的青涩，这让她看起来好像还没成年。

“那就是你的同学？”顾灵耶拿到隐形眼镜盒后回来，两人驱车离开时，顾盼升忍不住询问她。

顾灵耶今年读大三，如果是同学，应该也是二十一岁，怎么可能青涩成那个样子。

“对呀，呦呦还是我室友，她平时软软的，人也特别好，”顾灵耶笑着问顾盼升，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，”顾盼升目视前方，连眉头都没动一下，“就是感觉她看起来像高中生，不像是大学生。”

“我听呦呦说，她家境不太好，为了省学费，她初中和高中都跳级了，所以她比我小两岁，现在大概十八九吧。”顾灵耶回忆鹿呦呦对她说过的话，并将这些话原封不动地说给了顾盼升。

“她叫什么？”

“呦呦啊，她姓鹿，小鹿的鹿，有句诗不是叫‘呦呦鹿鸣’吗，倒过来就是她的名字了。”

鹿、呦、呦。

很简单的叠字名，却带着一丝不食人间烟火的森林气。

顾盼升的神色一暗，突然想起那双小鹿一样清纯而灵动的眼睛。他喜欢一切发亮的东西，书房最里面的柜子里，放的都是夜明珠。

所以，当顾盼升看到鹿呦呦的眼睛时，他就觉得，那双灵动的眸子比任何价值连城的珠宝都要好看，他甚至可以想象到，那双眼睛在夜里笑意盈盈的模样。

“哥，你问这么多干什么呀？”顾灵耶有些不解。

自从顾盼升接手公司之后，就变得十分沉稳，话也变少了，不再像以前那样桀骜不驯，整天泡在夜店里，插科打诨地混日子。现在，他身上有一种高冷矜贵的气质，总感觉每次去他办公室，气温都比别人的办公室低上几度。

“没什么。”顾盼升没有理会顾灵耶的问题，继续开车赶去片场。

顾灵耶是导演系大三的学生，摄影系某教授的朋友在一个金融月刊做主编，刚好这一期的主栏目是采访顾盼升这个商界新贵传奇。无奈传奇本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音频采访可以，却不允许陌生人拍照。

金融月刊的封面基本都是当期主推的商界人物，这可难坏了主编。顾灵耶上学期选过这个教授的选修课，与他的关系颇好，听闻这件事后，她主动请缨，表示自己可以胜任这个工作。

导演与摄影有很多相通之处，虽然顾灵耶并非科班出身，但终究不算彻底的门外汉，万般无奈之下，主编只能靠她了。

顾盼升对妹妹一直很好，母亲去世之后，顾家只剩下了他们两人。虽然他不是感情外露的人，但对顾灵耶他还是相当尽心的。他推掉了下午的工作，专程让她拍。

可惜，顾灵耶看着镜头，总觉得有些欠缺。学导演的人大多擅长捕捉动态的瞬间，并有一种强烈的完美主义心理，而摄影讲究的是静态的构图、色比和搭配。于是，顾灵耶犯难了。

顾灵耶觉得，顾盼升长得太好看了，如果只拍他静态的照片，怎么拍她都觉得不够完美。

她看了一下手表，已经浪费半个多小时了。

“还没结束？”顾盼升从聚光板前走到顾灵耶旁边，问她。

“稍微有点小问题。”顾灵耶欲言又止，“哥，我能不能找同学来拍你啊，其实我学艺不精。”

“鹿呦呦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只能叫她来拍。”

顾灵耶皱了皱眉，对其他工作人员比了一个“暂停休息”的手势，然后翻出手机，准备给鹿呦呦打电话。她着急坏了，也没有细想顾盼升

指名要鹿呦呦来的原因。

接到顾灵耶电话时，鹿呦呦刚刚在寝室里洗完澡，黑色的发梢上蓄着水珠，把她的短袖洇湿了一片。

“呦呦，江湖救急啊！”顾灵耶在电话另一边快要急死了。

“刚给你送完隐形眼镜，这次还想要我做什么？”鹿呦呦轻笑着问她。

“要你这个天才来帮我，嚶嚶嚶，”顾灵耶开门见山地对鹿呦呦说，“我帮林教授接了一个摄影的活，但是怎么拍都拍不出想要的效果，你镜头感那么好，你来帮帮我呗。”

“行，你把定位发到微信上，我现在往那边赶。”鹿呦呦叹了口气，看来这头发是吹不完了。在微信里收到顾灵耶发送的定位后，鹿呦呦换了身衣服就出门了。

街道上热浪滚滚，晒得鹿呦呦头晕。紧赶慢赶，总算赶到了拍摄地点，她刚一进门，就被顾灵耶拽着往里面跑。

鹿呦呦站在摄影机前，还没等顾灵耶跟她说明情况就呆住了。站在打光板中间的男人太抢眼了，任何人只要在这个屋子里睁开眼睛，目光都会忍不住被他吸引。

黑色的西装，白色的衬衫，黑色的发丝，白色的脸颊。两种颜色给人最强烈的视觉冲击，这是造物主对一个人的格外偏爱，但对于摄影师来说，这是一道难题。

男人宽肩窄腰，包裹在黑色西裤中的两条腿长而直，他身上矜贵而禁欲的气场太强烈了，给这黑白对比的画面更添上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

鹿呦呦眨了一下眼睛，将目光落在了男人白皙而修长的手指上。

站在打光板中间的顾盼升似乎也感受到了这道目光，他毫不客气地回望过去，就看到那双小鹿一样的眼睛，正殷切地盯着自己。

顾盼升男人在明处，鹿呦呦在暗处，但她的眼睛仿佛泛着光似的，

让他在茫茫人群中，一眼就捕捉到了对方的视线。他的心跳开始不可抑制地加速跳动。

鹿呦呦被顾盼升盯得有些不好意思，收回了自己直白的视线，然后转头问顾灵耶。

“灵灵，片场里有没有苹果？”

“苹果？”

“没有苹果，樱桃也行，或者草莓什么的，反正我要红色的水果，越红越好。”

“喔，我去找一下。”顾灵耶跟工作人员说了下，不一会儿，一个果盘就送了过来。

果盘里放着各种各样的水果，鹿呦呦扫了一眼，从里面挑出一个最红的苹果。苹果红得诱人，像《白雪公主》中王后为了引诱白雪公主吃下去，修饰得格外美丽的毒苹果。

鹿呦呦拿着那个苹果，绕过视频监视器，走到台子上，站在那个陌生的男人面前。

“先、先生您好，可以把手给我吗？”鹿呦呦有些怕生，她本就不太擅长跟陌生人相处，再加上这个提议略显突兀，双颊有些不好意思地微微泛红。

顾盼升心底忍不住笑起来，但面上仍然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。他看着面前娇小的女孩，连耳尖都红了，也不知道她在害羞什么。他配合地将手抬起来，放在她柔软的掌心上。

男人手背上的温度，竟然比鹿呦呦的手掌还热。她发现，他手上的皮肤触感很好，没有薄茧也没有伤痕，手指修长白皙，骨节分明，完美得像一件艺术品。

顾盼升感觉到女孩柔软的指尖抚过他的手指，然后将苹果塞给他，紧接着，他就看到她对方的耳尖更红了。

“一会儿开拍的时候，麻烦您把苹果举起来，然后吻一下，听到打板声的时候，您侧过头看我。啊，不对，应该是看镜头。”鹿呦呦一本正经地交代着，声音十分细弱，小鹿一样的眼睛四处乱飘，完全不敢看顾盼升。

“行，我知道了。”顾盼升应了一句。

鹿呦呦听到他的回应之后，连忙落荒而逃。往台下走的时候，她不小心被自己的凉鞋鞋带绊了一下，一下子就摔倒了。幸好她反应灵敏，没摔得太狠，只是左边的膝盖隐隐发痛。

鹿呦呦理了理裙摆，重新回到视频监视器前。她将打板器递给顾灵耶，然后认真地看着镜头里的男人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打板器工作完毕。鹿呦呦的食指按在快门上，等待着男人侧过头的那一瞬间。

顾盼升全身上下不是白色，就是黑色，只有那两片唇瓣，透着殷红的颜色。寻常男人的唇色大多数很淡，很少有人像他一样，明明红得很深，却丝毫不觉得违和。

在超高清的镜头中，鹿呦呦看到男人慢慢侧过头，吻在苹果上的唇瓣一点一点地出现在镜头里。他殷红的唇擦过红得诱人的苹果，那双清冷的桃花眼慢慢地朝她望过来，眼尾带着浅浅的弧度，美得让人心悸。

下一秒，鹿呦呦感觉到自己鼻子里涌出了一股热流，呼吸间竟然全是腥甜的味道。她的头有些发晕，耳边传来了顾灵耶震惊的声音。

“呦呦，你怎么流鼻血了啊？！”

鹿呦呦醒过来的时候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明晃晃的白炽灯。

“呦呦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”顾灵耶担忧地趴鹿呦呦身边，着急地问她，“怎么说流鼻血就流鼻血，说晕就晕，你吓死我了。”

“好像是有点中暑，今天太热了。”鹿呦呦不敢看顾灵耶，视线飘

忽不定，找了这样一个看似合理、实则胡扯的理由。

顾灵耶扶着鹿呦呦从小沙发上坐起来。她刚一直起身，就看到坐在休息室里的那个男人，那个让她流鼻血的罪魁祸首。鹿呦呦顿时紧张起来，她忍不住用力地捏了捏顾灵耶的手指。

“呦呦，你别紧张，这是我哥，”顾灵耶摸了摸鹿呦呦的发顶，“我一个人背不动你，刚才还是他抱你来休息室呢。”

闻言，鹿呦呦的脸更红了。她“唰”地一下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本想鞠躬道谢，不料脑袋稍稍一晃，头上顶着的凉毛巾就掉了下来。她手忙脚乱地接住，才发现毛巾贴着额头的那一侧，已经变成了她体温的温度。

“谢谢您。”鹿呦呦小声跟他道谢。

鹿呦呦虽然怕生，但该有的礼貌一样都不会不少，这是她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。

顾灵耶刚想调笑几句鹿呦呦怕生的性格，手机却响了。她接起电话，跟手机另一端的人说了两句之后，眉峰越蹙越紧。

挂断电话后，顾灵耶对鹿呦呦说：“呦呦，你在这里多休息一会儿，林教授找我有事，我忙完了再接你回寝室，怎么样？”

“行，你去忙吧。”鹿呦呦点了点头。

“但是你自己真的没问题吗？你刚才都晕了。”显然，顾灵耶十分担心鹿呦呦的身体。

鹿呦呦的体能不算差，但也算不上好。每次体育课的体能测试她都是班里垫底的，除了柔韧度，她没有一项能及格。

“她休息好了我送她，你自己回学校吧。”坐在一旁的顾盼升突然开口了。

“唉，这样好吗？”顾灵耶有些奇怪，“哥，你下午不忙？你不是推掉好多工作来拍的么，怎么还不回公司？”

“推都推完了，也不差这几个小时。”顾盼升轻笑一声，清冷的桃

花眼转瞬染上了一层绯色。

“灵灵，你去找林教授吧，我真的没事。”鹿呦呦怕顾灵耶耽误了正事，连忙表示自己没问题。

顾灵耶又看了鹿呦呦几秒，挡不过林教授又来电话催她，只好不安地走了。

休息室不算大，顾灵耶一走，鹿呦呦就觉得浑身不自在。因为，她总觉得顾盼升的眼睛一直略有深意地盯着自己。

鹿呦呦心里知道自己为什么流鼻血。根本不是因为中暑，而是顾盼升白皙的手指和红色的苹果色差太过艳丽，强烈的镜头冲击让她一下子一股热流涌上了头。

简而言之，就是见、色、起、意。

顾灵耶心思单纯，看不出这里的弯弯道道，但鹿呦呦不敢确定，这个男人是不是也不知道。

“您好，我叫鹿呦呦。”鹿呦呦站在沙发前，小手紧张地捏着裙摆，报出了自己的名字。

“顾盼升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我的名字。”

“嗯，啊？！”

这个名字鹿呦呦是知道的。

娱乐圈和商圈的关系很微妙，作为一个学导演的学生，鹿呦呦不可避免地要了解金融界的一些新贵和传奇人物。顾盼升这个名字，她十分耳熟。不仅因为他是顾灵耶的哥哥，更因为他本身的成绩。

顾家原本是做房地产发家的，可是随着房地产业萎靡，顾家投在新疆的一大片地，都亏了进去。这一亏，就把顾家亏成了一个空壳子，也让顾家老爷子深受打击，从此一病不起，没几个月就撒手人寰。